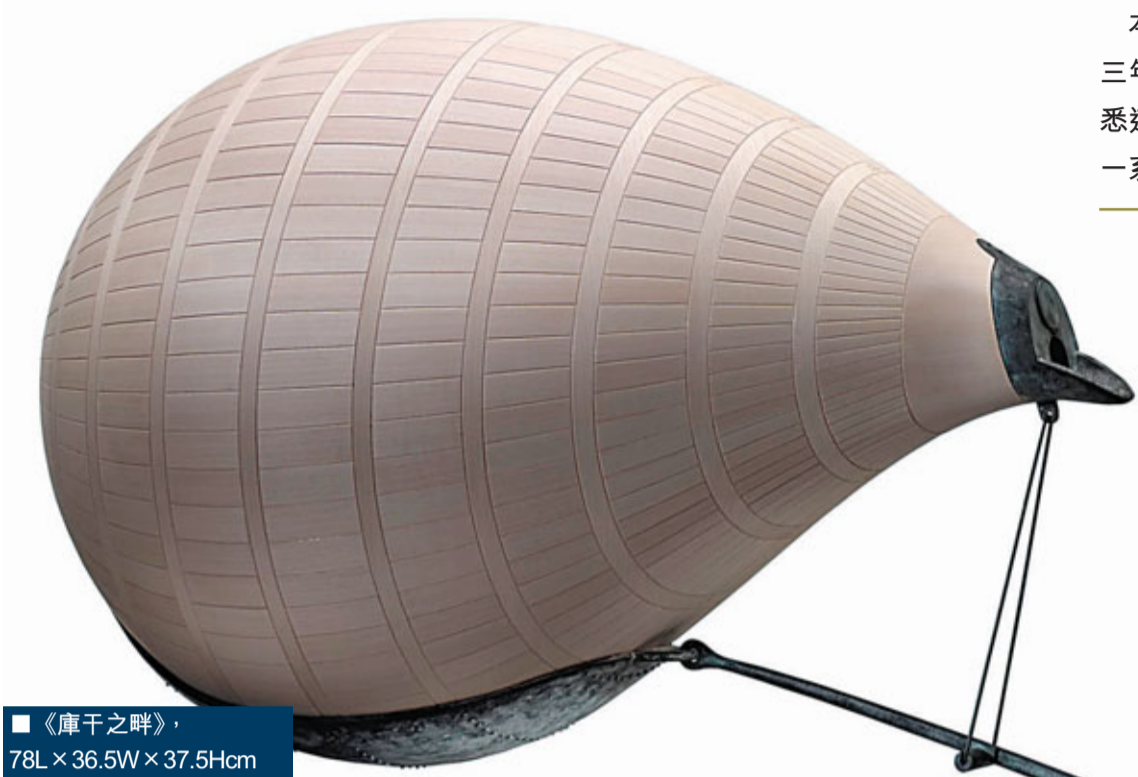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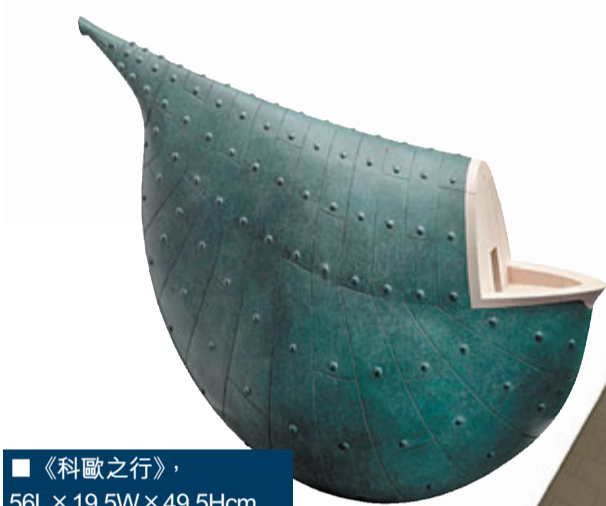
盧志榮的《文明願景》

本土建築師及設計師盧志榮早年定居希臘，作品曾於1991年在威尼斯雙年展的希臘館及1996年米蘭的三年展中心展出。2007年，他獲香港設計中心邀請，為香港回歸十周年設計作品，於是我們漸漸開始熟悉這位身在海外的華人設計師。設計同樣是一門藝術，這次盧志榮在港舉辦個展《文明願景》，將展出一系列他的手稿及雕塑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季豐軒畫廊提供



■《庫干之畔》，
78L × 36.5W × 37.5Hcm



■《科歐之行》，
56L × 19.5W × 49.5Hcm



■《依羅之鄰》，
73L × 50W × 61.5Hcm



■《哈克斯之行》，
109L × 21.3W × 44.2Hcm



■《塔內歌姬之畔》，
78.3L × 20.4W × 33Hcm

展覽中的整個系列，是盧志榮醞釀了二十年的雕塑作品，呈現出他作為創作者對文明的願景的思考。

早在1992年，他在斯圖加特舉行的個人展覽《景觀和物件》中所展出的繪畫，一直都是他建築及設計的靈感來源。而當20年後，他重訪這些繪畫，依照當中的造型及精神，將平面的圖象以雕塑形式忠實地呈現出來時，作品與作品之間便互為參照連貫，展示出一種超越時間空間的想像文明。

從繪畫到雕塑，從紙上的圖象到具體的物件，盧志榮在作品中強調一種徘徊在似與不似、真實與虛構、熟悉與陌生之間的詩意及張力。這些雕塑造型神秘不可方物，難以直接述說它們的意義或用途，然而它們卻並不虛無縹緲或語焉不詳。而作品中對相似及陌生的詩性隱喻亦喚起觀者的好奇，藉以重新思考我們對詩的理解。展覽的概

念是希望表達「藝術的影響力量」，並質疑我們這個時代的審美方向。正如一位德國教授所指出的：「盧志榮作品中的神秘性，會讓我們重新思考當下對詩歌的認識。」

「雕塑投射我的希望與夢想」

藝術家細緻地將對立中的和諧、不可能中的超越、共鳴中的澄澈、批判中的力量編織一起，建構出這個他一直嚮往的文明。同時，他也像一個觀察者及探索者，以繪畫及雕塑重現他在這想像中的文明所見的一景一物，並邀請觀眾探索在想像中的各種可能。

盧志榮說：「這些雕塑預測我的希望和夢想，也預測一些潛質和不可為之事。也許他們同時屬於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些假想的對象是我們已構思出一個文明證據的痕跡，有一種詩意的緊張。」已知和未知的，真實的和假想的——他認為恰恰是這種精密，幫助這些作品穿過時間的河流，而這些作品最大的力量，在於他們超越我們的當下，展示出一個新的無窮大。

而在創作這些作品的過程中，最令藝術家難忘的是，作品的平面圖象在20年前斯圖加特的個展中便已完成，當時的整個過程更像是一種靈修聯繫，幫助他向內找，找到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什麼，又捕捉到了甚麼留在腦海中，每天清晨，盧志榮面對一張白色的紙，去記錄他腦海中的對象，就像是在做一個考古學家，探究從自己腦海裡出土的文物。一個月過去，30個對象被他繪製下來。於是那也成為他的第一場個人藝術展。「於是乎，我自己和很多的藝術贊助者一直很有興趣看到雕塑將這些圖紙實現出來。但許多技術困難最近開始才得到解決，鑑於這些對象的複雜性，20年過去，這些作品才漸漸能被轉化為雕塑。這一次我完成了10件作品，其餘的繪畫將在未來幾年中再陸續轉化。」

選擇木材和青銅作為雕塑的主要材料，是從物料本身出發的構思。在盧志榮看來，這個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不能用物料表現出來。木材和他從小一起長大，那是他的家鄉隨處可見的材料，也一直是他最喜歡的材料。他認為，木材雖然很美，但也有它的自然缺陷，而青銅恰恰有助於克服木材的弱點，強化木的壽命。從結構的角度來看，他用了兩種互補的材料，在作品中實現平衡。

當看到圖紙被實現為雕塑時，盧志榮整體的想法是，平面與立體的兩種呈現並無過多區別。「唯一的區別，可能正因為轉化過程中，一直忠實地遵守圖像原本的屬性，所謂差異，只是原始圖紙被實現為雕塑後的差異。繪畫是二維的，而雕塑是立體的，因此，一個非常不同的感覺必須被帶出。」但無論如何不同，他都認為，它們在傳達同樣的精神文明的遠景。

身為一個建築師的能力判定取決於他/她的建築作品。而同樣，身為一個雕塑家，則取決於他/她的雕塑作品。盧志榮橫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科之中，又不希望兩者過多地互相影響對方。「如果我的建築將成為一門藝術，那是很幸運的事。但它絕不是我的最初目的。話雖如此，我認為作為一個建築師，具有一定的精度，對於光明與黑暗等概念有敏感度，能運用物料本身植根於自然的美感的話，同樣是重要的。」

至於盧志榮個人，或許始終有種頑固的堅持，他試圖用他的作品，去接近看似不可能的永恆。

■《伊貝拉之行》，
56.2L × 20.6W × 21.8Hcm



《文明願景》盧志榮個展

時間：1月11日至2月18日
地點：中環雪廠街20號地下 季豐軒畫廊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回憶總是美好的嗎？

土生土長的八十後香港女生梁媛媛，自小熱愛藝術和繪畫。於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畢業後，投身銀行業，但工作數年後，才發現自己還是最愛藝術創作。雖然她從沒有正式學過繪畫，但決意追尋夢想，一心一意希望成為藝術家。是次展覽將展示梁媛媛全新創作的大型畫作，而一系列《The Song of Memory》的原畫亦首次亮相。三間Page One分店現正帶領讀者走進她筆下Oowa的時光隧道，一起尋找希望、快樂。

「The Song of Memory」的創作概念是？

梁：我創作故事的時候，通常都由問題開始。過程就像是跟內心的另一個自己對話。「The Song of Memory」的起點就是笑容和回憶。有時記憶在我腦海裡不停打轉，想起開心往事，總會不禁傻笑起來。然後有一刻，我又開始懷疑——回憶究竟有多可靠？它們都曾經真實的存在？又或者，我們都會把開心的事情美化；把傷心的事幻想成電影中的史詩式悲劇，我不知道。有時候覺得，我們某程度上創造了回憶，然後又說很想忘記它們。這是一件多麼矛盾的事情。

而故事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回憶都總是美好的嗎？那麼不美好的回憶就只有落得被忘記的下場？它們都沒有任何價值嗎？常聽說，只記着開心的，並把不開心的忘掉，人就能快樂了。書中主角Oowa只會記着開心的，不開心的轉眼便能忘掉。可是當他發現原來他用盡所有的美好回憶只能換來一個短暫又卑微的笑容時，他才知道，原來他錯過了很多、很多。

看着Oowa身邊的小男孩，我看到我們每人身邊都有一位小天使。他

們總是默默無聲的承受着一些你想要忘掉的回憶。忘記，究竟是寬恕，還是殘忍？

把往事留下，並不等於活在過去。回憶，是一種塑造，也是存在的證據。因此，它不應只屬於過去。我相信，只有勇敢的面對昨天，我才知道應該怎樣看待今天和明天。

插畫創作歷程是怎樣的？

梁：我自小便喜歡藝術，尤其是繪畫。可是由於擔心出路問題，大學時跑了去讀工商管理，畢業後隨即投身銀行業。三年前的一天，為了不讓自己後悔，把心一橫把工作辭去，整天關在家裡畫畫。之後去出版社自薦，就這樣誤打誤撞的把畫畫當成了我的職業，跑進了一個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藝術世界。

由於是半途出家，除了一些繪畫基礎班，並沒有受過正規的藝術訓練，是缺點，但也可以是優勢。因為這讓我畫起畫來可以不受框框限制。但這並不等於說技術不重要，只是大部分都是透過自學和練習得來。現在想來，就像是一個胡亂塗鴉的幼兒，稍稍長成一個有系統地繪畫的小孩。但距離變成一個成熟的大爺似乎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呢！



■《The Song of Memory》的原畫作品

「The Song of Memory」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1月6日
地點：Page One時代廣場分店、海港城分店、又一城分店

在我的繪畫世界裡，顏色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希望能用顏色把畫面的氣氛帶出來，從而透露故事的情節。雖然你會在我的畫中看到很多「公仔」，但我從不希望單單去創造一個形象，因為我最看重的是故事。我渴望的是透過我的畫作，讓觀者能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並且是一個只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作者的想法其實不太重要，反而觀者能意會到他們自己想法，那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未來創作有哪些構思？

梁：我希望能創作出更成熟的繪本，並能從平凡的生活當中看到故事的魔力。剛過去的假期去了旅行，原本只打算和家人休息一下，但一天晚上在海邊晚膳的時候看到一個孔明燈，這讓我想到了光明和黑暗的關係。黑暗，其實並不存在。我們看不到，只因沒有光。所以無論如何，我們絕不可失去心中的那一點光。我想，這可能會是我下一個故事的開頭吧！

除了繪本之外，我希望將來能辦一個大型展覽，作為我的故事的一種伸延，以另一種形式去說故事。